

珍藏版

霜月刀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



柳残阳作品全集（之四十七）



月 刀

（台湾）柳残阳 著

霜 月 刀

(台湾)柳残阳 著

(中)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二十一、各尽其义	(331)
二十二、祸掩眉睫	(350)
二十三、忠奸谁属	(370)
二十四、隐隐血雾	(385)
二十五、欲擒故纵	(401)
二十六、请君入瓮	(421)
二十七、循流渊源	(437)
二十八、风起云涌	(452)
二十九、石楼喋血	(473)
三十、弄花作样	(491)
三十一、步步断魂	(505)
三十二、宁为玉碎	(526)
三十三、逆浪汹涌	(540)

三十四、往日手足	(552)
三十五、相煎何急	(572)
三十六、顺天应势	(584)
三十七、一夫当关	(597)
三十八、山雨欲来	(614)
三十九、雾里乾坤	(627)

二十一、各尽其义

展若尘微“噫”一声，双脚飞错，人已到了门口，而翻腾的掌影尚在那边凝形未散，杜全的身体已鬼魅般到了展若尘头顶——掌斜如刀，兜顶劈下！

展若尘扑地侧身，往外撑射，杜全如影随形的双掌立时跟着偏移，距离毫不拉长——

“霜月刀”。便在此刻飞出了展若尘的袍袖，猝往上扬。于是，杜全半侧身躯，同时加速下击之力。

明明刚才“霜月刀”的光虹飞现，明明看见锋刃的映耀，但是，杜全的下扑之势业已接近展若尘的时候，他却骇然飞现“霜月刀”，这刀竟神鬼莫测的出自展若尘手中，一如“霜月刀”本来便在展若尘掌握！

青寒透亮的刃身似在对着他冷笑，对着他眨眼，杜全狂吼半声，振臂拧腰，意图躲避，然而，却来不及了。

杜全横身撞向那方木桌之上，一声“哗啦啦”的震响起处，整张木桌散碎四周——还带着那赤滴滴的，热乎乎的蓬蓬鲜血！

站在门口，展若尘静静的注视着杜全；这位“屠手”的形态之间，冷凝平淡如昔，宛如他所看的只是一幅任何时

间都可看到的寻常景像一样。

杜全仰卧在地下，胸前背后，是纵横十二道血肉翻卷的伤口，十二道伤口，很平均的在前后各印上六道，赤脂白肌，相对辉映！

当然很痛苦，但是，杜全却没有死，这些伤都不是致命的部位！

展若尘低沉的开口道：“你……”

“你的掌上功夫不错，三招之内能够逼我退身的对手并不多，只此一端，你已足堪自慰了……”

杜全挣扎着，杜全吸着气道：“告诉我……你……你……一共有几把……霜月刀？”

双臂上举，展若尘的左右袍袖褪落至肘后，只见他的右肘内缘之上，环着一圈半寸宽的黑色皮套，皮套正扣着“霜月刀”的刀柄，而刀锋向左，刀尖却朝着手掌方向——这是便于溜刀出手的扣带方法——却仅有这一柄刀！

杜全瞪目结舌的道：“你……你……”

展若尘安详的道：“我……”

杜全痛苦又迷惑的道：“但是……但是……”

展若尘道：“……”

“但是你却几乎在同一个时刻里看到了两把刀出现，是吗？”

压制住了自己的呻吟，杜全竭力支撑着坐起，喘息着道：

“我……我很清楚……很清楚的看到了两把刀……一把对我飞刺而来……一把……一把却在你的手中……两把刀，在同一时间……却出现在两个方向……”

展若尘轻轻的道：

“不错，但那却是你遭到光影及速势的欺骗，飞刺向你的一刀，只是一抹幻像，幻像乃是完整的，你双瞳嵌入的影形便受到下意识的认定从而产生错觉，以为那是刀的实体；而刀的实体仍在我手中。”

摇摇头，杜全咬着牙道：

“分明是两把刀……”

展若尘淡淡一笑，道：

“我不怪你，在这一招刀法中受创的人大多如此认定，他们和你一样，皆不相信我只有一把刀，好在这不是问题的症结，问题的症结仅在胜负而已！”

杜全呼吸粗浊的嘶声叫：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为什么？”……

展若尘道：

“问得好，杜全，私下说，我欣赏你伪装的另一面，不忍屠你性命，公开的讲，我要你活着带张嘴回去告诉那些人，告诉他们展若尘并非易于受制之辈，姓展的凭着这把

刀已闯过了太多的生死界，阴阳眼，仍不在乎继续闯下去，他们要阴谋加害的对象，也正是姓展的力图维护的对象，而且，誓死不渝！”

全身一震，杜全颤声道：

“你，你都知道了些什么？”

展若尘冷森的道：

“比你们预料中的要知道得多些，杜全，我之所以尚能活到现在，便在于我习惯于思考，审慎于推敲，人能多想，总会省辨出若干道理来！”

杜全满头的汗，混身的血，他不停的抽搐着，哑着声道：

“他们不会放过你……展若尘……当我活着回去之后……当他们知道你说了些什么……他们就不会放过你了……”

展若尘深沉又坚定的道：

“叫他们也来吧，告诉他们，我姓展的决心和他们周旋到底！”

伸着血污的右手，指着展若尘，杜全的嗓门中响着“呼噜”“呼噜”的疾音：

“你要认时务……展若尘，懂么？认时务……你任是再强……也斗不过他们……他们……人多势大……已经……已经成了气候……”

展若尘生硬的道：

“半生江湖以往，我遇见过许多成了气候的对手，也扳

倒过许多成了气候的对手，他势力强大并不足虑，足虑的是自己先丧了锐气，先抹了天良！”

抖了抖，杜全道：

“我这是指点你一条生路——”

展若尘微笑道：

“盛情心领了，杜全，奈何我与你一样‘无可选择’！”

杜全嘶厉的叫：

“你为什么不走？你还赖在这里做甚？你大可一走了之……天广地阔……任飞任跃，你为什么非要趟这湾混水不可？为什么？”

展若尘缓缓的道：

“为了忠义之道！杜全。”

垂下头，又猛的抬起，杜全瞋目道：

“你会后悔的，展若尘，你一定会后悔的……”

展若尘叹息着道：

“生死并非悔恨的成因，杜全，不忠不义才是。”

杜全嘴巴翕张着，显然已快到再竭而衰的地步，他大口大口的呼吸着，汗搀着血滴湿了地下一大滩：

“恩仇之外……展若尘，你对我有超生之德……听我的劝……不要固执……否则……你会加速葬送了你要维护的人……加速葬送了自己……”

展若尘凛烈的道：

“我问你，杜全，如果我撒手不管，置身事外，他们是否就会放过我要维护的人，就会放过我？其结果可有两样？”

略一迟疑，杜全提着气道：

“大势已成……他们决不会放弃既定与多时的努力……但……如果你愿置身事外，我或者可以替你尽点心意……或者可以……”

展若尘酷厉的一笑，道：

“不必费神了，杜全，我早知无论如何，都不能打消他们的意愿和企图，那种卑鄙的、阴毒的、冷血的、丧心病狂的意愿和企图；所以，让他们来吧，姓展的热血一腔，钢刀一把，和他们誓不两立！”

杜全不禁被展若尘那豪壮又狠烈的气势所慑，他艰辛的道：

“你……这是何苦？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展若尘重重的道：

“杜全，你对那些豺狼虎豹如此死心塌地又是为了什么缘故？”

窒了窒，杜全道：

“我……我不能说……”

展若尘狠狠的道：

“但你心里有数，是么？你心里有数！”

杜全喃喃的道：

“至少，在我个人的格与份上，我是没有错的……”

展若尘的语气显得萧索又低沉了：

“我们两个人都落在一面网里，杜全，这个网或是由情义、或是由恩泽、或是由亲谊等等编织而成，使我们不得

不裹身以沉缚，但是，我们受到这面网的罩陷之前，须有什桩最重要的先决原则乃是考虑挣脱与否的首要条件——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么？我们要帮的是该帮的么？”

脸色灰白，双目黯涩，杜全嘴唇蠕了半晌，却没有回答一个字。

展若尘又冷冷的道：“不久将来，可能我们还会有幸相遇，那时，希望你已多少想通了一点，否则，你也无须顾虑到今天的这段情份，该怎么办悉随尊意，自然，我也会我的打算。”

说着，他不再向杜全多看一眼，转回而去，大步离开。他何尝不明白，扭转一项事实很难，扭转一个人的心向就更难了……

悄然回到“金家楼”，展若尘连自己的住处也未绕上一转，就这么“征衫未易”“仆仆风尘”的直往“大金楼”晋谒金申无痕。

轮值当差的两名“飞龙十卫”，恰巧是易永宽与严祥二人，他们甫见展若尘的一刹间，那种惊喜和兴奋的表情乃是无可掩饰的；由易永宽飞步奔上楼去禀报金申无痕，严祥则殷勤得略嫌过份的把展若尘让到一间布置得十分清雅的小厅中落座。

亲手端来一杯香茗搁在展若尘面前的雕花小几上，严祥微躬着身，关切的问道：

“展爷，这趟差事，办得还妥当吧？沿途上有没有遭遇

什么麻烦？”

展若尘笑了笑，道：

“几乎时时刻刻都有麻烦，好在托楼主洪福，总算把事情办妥了……”

严祥没有再深问下去，他转开话题，低声道：

“这几日里，老夫人对展爷不止是巴望，更记挂得紧，一天总要问上好几遍，尤其照时间算，展爷你该在前天至迟昨天便返回的，过了期限，老夫人就益发焦虑了，怕展爷出了什么意外；多少年来，我们还没见过老夫人这般坐立不安法……”

心胸之间浮升起一股暖意，展若尘竟有一种动孺慕承亲慈的感受，好深挚、好贴切，又好温馨，他努力把制住情绪，平静的道：

“辱承楼主关怀，感激不尽，累至楼主悬虑，却皆我之不是；只因沿途屡遭阻碍，方始有所耽搁，侥幸不负楼主嘱托，也算有以复命了。”

严祥笑道：

“你客气，展爷，老夫人托办之事，打一开头，就对你抱有绝对信心，老夫人也知道你逾期未返，必遭波折，但老夫人认定展爷纵遇凶危，也可履险如夷。她老人家一面向我们称赞展爷的能耐，一面却又深恐展爷有个万一，就这么反复念道，疑而又安，直害得我们也一颗心吊在半空里，七上八下的定不下来，如今展爷安返，真是皆大欢喜，老夫人能以宽怀，我们也可松口气啦……”

展若尘歉然道：

“我也知道楼主及各位的悬念之情，来去途中丝毫未敢延误，只是有人不让我顺利遂愿，百般阻挠，屡施打击，因而才有一两天的迟误……”

端详着展若尘，严祥道：

“这次外出，展爷只怕经历了不少阵仗吧？展爷发梢衣袍之上，焦痕处处，肩胛更见血迹，敢情还带了彩？”

点点头，展若尘道：

“几轮刀山火海进出，好在闯过关来，肩头皮肉之伤，无什么要紧，倒是对方计谋之缜密，手段之狠毒，值得我们检讨防范！”

严祥恨声道：

“不管他们是谁，老夫人都会设法对付，而他们施用种种毒计危害展爷，老夫人就更恕其不得了，展爷，我们等着看吧，看那干豺狼虎豹最终将落个什么下场！”

展若尘深沉的道：

“各般不祥之兆已现端倪，阴霾凝布，风雨隐隐，料想楼主高瞻远瞩成竹在脸，进退因应之策，早有定谋……”

严祥稳重的道：

“老夫人自来深谋远虑，见微知著，容有不妥，如何施为当在老夫人意念之中，我等奉命行事，不敢妄加揣测——”

展若尘正待再说什么，小厅的门帘轻掀，易永宽抢前几步闪身进来，往旁垂平肃立，边低声道：

“老夫人到。”

展若尘赶忙站起，金申无痕业已从容步入。

抱拳躬身，展若尘道：“夫人，金申无痕已回。”

“复命来迟，展若尘谨向楼主谢罪——”

微微一笑，金申无痕伸手虚扶道：

“无须如此；来，我们坐下谈。”

待金申无痕坐在小几对面那张锦垫圈椅上之后，展若尘才轻轻落座，这时，严祥和易永宽都已经悄然退出厅门之外。

小厅中，有着片刻的寂静；金申无痕望着展若尘，蔼然笑着：

“你的气色还不错，只是显得有些疲乏；我看你衣衫沾尘，眉发焦干，肩头上更沾着血迹，这趟差事，大概很遭了点波折吧？”

展若尘道：

“来回共遇上五次阻碍，除了第一遭不曾动手之外，其余四次全见了真章，幸而楼主交办之事尚不辱命，一切业已妥就……”

金申无痕似乎有些意外的道：

“什么？你竟遭了五次截击？有这么多？”

展若尘颌首道：

“去的时候，也只是刚刚离开此地，便有两个不速之客乘快马追上我提出警告，并加恫吓，等办完了事，归途上遭到两名杀手相谋；第三次对方在‘虎头沟’一座木桥之

下敷设火药，欲图将我炸死，在我侥幸躲过以后，又逢上十数名大汉围攻，一番拼战下来，好歹保住全身，却几乎再度堕入陷阱，总算托楼主之福，有惊无险，一关关闯了过来……”

金申无痕缓缓的道：

“照这样说来，我托你外出办事的秘密，一开始就泄漏出去了？”

展若尘低声道：

“我想是如此，楼主。”

金申无痕道：

“可是，我自认为已经很小心，很仔细……”

舐舐唇，展若尘道：

“恕我冒昧——楼主，显然还有比我们更小心，更仔细的人在暗中注意楼主的行动，也就是说，‘金家楼’里潜伏着内奸！”

金申无痕阴沉的道：

“你是指帮着赵双福的那干人？”

展若尘突然一挺胸，严肃又昂烈的道：

“楼主，我不得不把我所看到的、听到的，以及所推测的情形直言相禀，楼主，‘那干人’已不止是赵双福的同路人，不止是帮着他，维护他而已，‘那干人’有更大的野心、更恶毒的阴谋，依我的判断，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推翻楼主的地位，篡夺‘金家楼’的基业！”

宽阔白皙的额门上渐渐浮起了青细的筋脉，眼皮下的

肌肉也在不停的抽搐，金申无痕双目中血光隐现，煞气盈盈，形态里，流露出一股难以言喻的狠酷神色，慑人之极！

展若尘毫不畏缩的又接着道：

“楼主，对方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苛酷的集团，他们有着第一流的人才，最精细的头脑，他们可以逼着他们的成员甘心赴死，迫着他们的爪牙宁亡不屈，甚至连他们收买的打手也有这种舍命求功的精神；楼主，我认为这个集团的核心份子便毒瘤似的寄生在‘金家楼’的腑脏里，借‘金家楼’的血、肉，来滋补他们，壮大他们，一旦他们到达可以破你‘金家楼’机能的地步，这个毒瘤便就会迸裂分散，使‘金家楼’倾覆颓倒！”

金申无痕默然无语，神形之间，显得阴森可怖。

咬咬牙，展若尘道：

“楼主，不要讳疾忌医，姑息养奸，这样的情势，这样的危机，我不相信楼主毫无所觉！”

沉沉的，金申无痕开口道：

“你竟看出来了？”

展若尘正色道：

“如此说来，楼主也早知道这个阴谋的存在及形成？”

金申无痕叹了口气：

“我有这样的感觉，也发现到种种不妥的征兆，但是，却未料及有你说的这般严重。‘金家楼’是先夫与我所共创，我们扎的根、奠的基，是我们打下来的江山，这就好像是一个我们所生产的孩子，眼看它出世、它成长、它强壮，它